



五十五

第五十五册

18
214
55



18  
214  
55

THE CHINESE PROGRESS

# 時務報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第五十五冊

論 經世文新編序 三大變論 奏章 給事中高燮  
 曾 議設武備特科摺 江海關道蔡移商務局總董籌借  
 商款照會 博物院擺陳商貨章程 大坂商人孫淦呈  
 請裕欽使轉咨總署奏設紅十字會稟 西文譯編 中  
 國時務 英國太晤士報論中國時下情形 英人致北中  
 國時務 國每日報主筆論舟山為英國水師屯船之所  
 無利益 英人於中國用意所 外國時務 日本水師  
 在 廣州灣傳為法人所奪 艦隊表  
 中外雜誌 路透電音 中英法三國十二猛交界圖 法  
 文譯編 歐洲各國注意中國 法國增兵圖華 德艦禮  
 遇法兵 巴黎訛傳德國前相薨逝 越南東京民變情形  
 日本不願與英國同盟 日本新立軍務議院 日艦阻  
 行 日本准外人入商會 日人以國律治華人 上海西  
 商總會會章 時務報館譯編續集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本報每年三十三冊取費四元  
 元閏月加三冊加費四角零  
 售每本一角五分直隸山東  
 河南四川廣西每冊加寄費  
 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  
 每冊加四分甘肅雲南每冊  
 加六分日本暨歐美各國及  
 東南洋諸島每冊加二分  
 本館之報外埠概不零售  
 外埠願閱報者均請在本地  
 代派處定購 凡報如屆時  
 不到須即專函知會 凡書  
 籍非本館自印者均不交代  
 派處出售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求

各地派報處所

京城時務報分館 保定清苑縣署內 西河沿傳公館 天津開口風神廟內西學官書局 錫店街  
文美齋書坊 濟南電報局 中西大藥房 烟台潮州會館 濰縣電報局 太原水巷惲公館 太  
谷鳳山書院杜允明 開封覈學門路北陳公館 懷慶武陟縣右堂杜 西安城隍廟西首聚賢齋石  
印書坊 務本新報館 味經書院 蘭州電報局 聚賢齋書坊 貴陽長春巷府尹第李宅 成都  
鹽道署內楊 果子園宮保第楊宅 志古堂書坊 重慶渝報館 白象街怡和行 古圖棧恒泰安  
霍樂三 武昌府前街時務報分館 漢口黃陂街乙海春戒烟藥房 招商局上首江左漢記 宜昌  
二架牌坊江左漢記分局 沙市七里廟巷江左漢記分局 長沙礦務總局 常德南門外乙海春戒  
烟藥房 南昌靈應橋汪公館內 繫馬莊鄒公館 九江福康輪船公司 安慶藩經廳署內吳韋齋  
電報局 姚家口江友復 廬州 蕪湖電報局 壽州文德堂書坊 南京孝順里陳宅  
淮安城內高公橋劉公館 更樓東羅公館 清江浦善後局 河北海神廟西巷內程公館 揚州  
電報局 泰州北門外儲家巷周宅 徐州府經廳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書坊 婁門內丁香巷吳宅  
常熟醉尉街內閣第張 常州龍城書院 江陰永恒義 無錫售申報處 鎮江經理轉寄處大開  
口鹽店巷吳寓 杭州九曲巷樓宅 嘉興電報局 硤石萃古齋 湖州油車巷邱宅 甯波諸衙衙  
餘岱鹽局 紹興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諸暨縣城金大成染坊 温州大街時務書局 瑞安卓忠毅  
公祠內學計館 台州黃巖縣前柯泰豐 蘭溪電報局 福州城內三牧坊楊宅 南臺閩海關科房  
泉州府城南門外鴻安棧 佛山舊橫街百元堂 潮州下水門中街陳再興紙行 城內上東堤廣  
書樓 靖海門外鴻安棧 汕頭雙和市廣福齋 桂林 梧州  
聚棧 嘉應保安局黃 文武直街文裕堂書坊 海傍鴻安棧 聚珍書樓 新加坡鴻發  
門知新報館 香港上環恒順泰 神戶大阪均同茂泰 棧 檳榔嶼嶺南棧

經世文新編序

新會梁啟超撰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  
舊者固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哉。是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窳。車服不新則  
敝。飲食不新則餒。敗傷生。血氣不新則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  
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身體  
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於無有廣土眾民。  
而為天子。將以焜耀大業。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  
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必有先與民變革焉。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  
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犧牲。其大經也。豈聖人好為更張哉。以為不如是  
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不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  
作新名。作新樂。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  
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於今之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論治。則曰新  
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  
其政紊其事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緘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委闕街衢。圍圍臺

沼稼宋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黃檣驚沙遊矚其方則蹙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繽紛其屋室城池郭邑官府萎園街衢園囿臺沼稼采皆瑰璋麗飛朱華高驥平夷洞達光燭炤爛表裏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為國。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於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昔嘗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獎賞開新之制。於是新法新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於各邦。芬芳於大地。諸國效之。舍舊圖新。朝更一製。不昕夕而全國之舊法盡變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為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曖二千載。涉歷廿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頂背相望。熟視無覩。有若可刪也。朱注新者革其舊念之汚因。於是二千載哲辟英相。咸以變更視無覩。有若可刪也。荆公行新法而改為新念。於是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製。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者之奪吾利權。割吾土地。

扼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曉曉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為先聖之所深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昔嘗竊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為一編。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麥君曼宣。遍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示。啟超已讀竟。乃喟然嘆曰。其庶幾吾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其於化陋邦而為新國。有旨哉。啟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闔忽於天下。而致為人役。又喜麥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開守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為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

### 三大變論

宿松朱紹文來稿 本館選錄

地球之運。有萬物以來。凡三大變。黃帝堯舜。振攝蒙昧。除其闇運。制為倫理。以道民性。禮樂政刑。以一其情。困而達之。弱而強之。榛莽而文明之。此一變也。三王迭興。世世相守。或有沿革。靡戾於始。成周之末。政教陵遲。上下相敝。先王之道。所以治之者。已窮。守舊之儒。申微言。陳大義。所以救之者。罔功。始皇崛起。觀天運之將改。惕舊法之既敝。目擊神明之區。且糜爛。而黔首累億。兆且菹肉也。於是奮其迅捷猛健之大。

力犯天下之不韙。不顧盡取古先哲王所謂成法者而易置之。天下交相詆秦。然自秦以來。用秦法罔替也。此再變也。今歐美列邦。富強之術。屢變益深。格致之事。屢變益精。英人眇眇三島。綴歐羅巴之角。百年前。以海軍雄大西洋。地中海。橫絕西印度。加拿大。而伸權力於亞美利加。美人反抗之。屢蹶而迭起。自華盛頓獨立。美洲文明。且並驅歐洲。於是新舊兩大陸之盛氣。互發而不可抗。彼則挾其礦產之富。工藝之巧。舟車之利。以陵厲天下。東侵五印度。而五印度淪為英域矣。南指阿非利加。而剖裂始盡矣。越赤道趨澳大利亞。而驅除宰割。若走麋鹿而剽羊豕矣。此三變也。朱紹文曰。地球之運。未有二千年不變者也。始變者強。終變者存。不變者亡。若英若法德。歐洲之始變者也。美利堅。其繼變者也。若印度。若阿非利加。若澳大利亞。不自變而變於人者也。俄於歐美人之變。悚於印度非洲澳島之不能自變。懲前毖後。幡然改計。日本最後變而亦終變者也。嗚呼。青嶺之末。且振樞隙。燎原之火。不遺一草。今日之變。由歐而美。而印度。而澳。而非而日本。舉地球五大洲。而不管盡之。而猶偃蹇亞細亞東南一隅。曰我中國也。彼彝也。奈何變於彝也。是則可為痛哭流涕者也。西伯利亞鐵路。扼我之吭。而拊其背。德人雄心。且欲得一東海屬地。以為圖我之根本。英法圖視。以商務困我。以交涉病我。以兵力脅我。當此之時。上有大彼得之雄杰材武。

臣有俾思麥之迅鷲。沉悍。民有比刀馬薩愛爾之精進。勇往。猶且患人之忌。我惡我。愚我情。我牽制。我阻撓。我譬如持短炬而越長坂。屏息疾走。尙恐不及。況敢徜徉道左。雖天下之至愚。亦知其不可也。由此而不變。則吾四萬萬神明之裔。且夷為非洲之黑人。澳洲之紅人矣。由此而變。環球之地。吾黃種皆得包舉而宰制之也。何也。俄人南侵。蝕我邊境。而阿爾泰烏梁海之險。要未失也。迤東而蒙古。大漠千里。稍有整備。俄未敢懸軍驟入也。俄之鐵路。經拜喀爾湖畔。表土謝圖汗北邊荒散之地。若仿德人練鐵路軍。彼未可深恃也。日本立國東海。最不利俄強。我能自立。將結我之不懈。中日相依。固黃海之鍵。可減俄威力之半也。土耳其分裂之勢。關英俄利害。尤亟於我。列國以兵力相持。環伺其變。莫敢少懈。俄未能旦夕以全力圖亞洲也。國債不過四千萬鎊。若徑除內地釐金。加進口稅值百抽十。彼無以難我也。仿西國印稅。擇其最輕者而行之。未為病民也。京省府縣。徧設學堂。立學會。以輔之。變科目。以專之。不患無人材也。剏立議院。詢謀僉同。表裏相維。血脈交貫。不至朝野隔絕。如秦越之視肥瘠也。講求農學。務盡地利。但能及歐美十之五六。而吾固已食之用之。而不窮也。興我礦利。擁至富之藪。啟最多之藏。彼之以煤鐵雄天下者。將不轉瞬而仰我鼻息也。變通幣制。鑄用金錢。以鎊抵鎊。無虧折抑制之患也。振興工藝。廣製造之利。重

保護抵制之法。厚吾民之利益。而用其堅忍刻苦之力。以爭衡於天下。彼之商務。且坐困於我也。彼人知其然也。故懾我之變。而利我之不能變。舉凡忌我惡我。愚我惰我。牽制我阻撓我之術。悉取而用之。我則不動聲色。發憤為天下雄。破除積習。鼓盪羣力。夫孰得而禦之。若其上下相蒙。內外相委。日事諱飾。多所顧忌。病中於肺腑。而潤澤其膚革。壞基於柱梁。而彌縫其罅漏。而囂囂然號於眾曰。變法以求不為印度非洲澳島之續。吾知其不可得也。

給事中高 雙 曾 議設武備特科摺

奏為議設武備特科。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恭讀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榮祿奏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製造就人才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欽此。仰見 皇上整軍經武。發憤為雄。至意 臣 不諳軍旅。然蒿目時艱。竊欲貢一得之愚。以備芻蕘之採。朝廷准設特科。自與尋常武備迥異。若但較量技勇。即成就可觀。不過得一兵之用而止。擬請 飭下軍機大臣等。詳議章程。始也求之有道。寬其途。嚴其格。不拘文武。不拘已仕未仕。總以能勝將帥之任為指歸。令內外三品以上大員。各舉所知。懸五事以為之的。一。嫻韜畧。兼貫中法西法。二。熟輿地。工測繪。三。練身體。善擊刺。四。習洋鎗洋礮。及中國擅長火器。此四者。關一不可。五。精製造。創新械。此則於四者之外。別為一格。為專長。或兼長。皆可保薦。其有名實相符者。詳具姓名以聞。至京考校。合格者。分別給予職官。俾為武備學堂教習。教有成。效。准予超擢。由是而教之。方可言矣。京師設武備學堂。徧及於各行省。亦教以上所陳之事。外省兩年報滿。拔其尤入京師武備學堂。仍令肄習一年。三年學成。請 欽派王大臣一體考校。分別等第。以備任使。或充各營教習。或充哨官營官。其穎異者。令充出使大臣隨員。以廣聞見。卓著動勤。乃升統帶。似此條理畧具。但使王大臣各

疆吏。勲勳懇懇。實事求是。勿徇情面。勿尚酬應。日漸月磨。必有名將出乎其間。臣管窺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聖鑒。謹奏。

江海關道蔡移商務局總董籌借商款照會

為移會事。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督憲劉札。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准戶部電開。議復黃思永奏籌借華款一摺。已奉 諭旨允行。先印造部票一百萬張。名曰昭信股票。頒發中外。每票庫平銀一百兩。銀元亦准折合抵交。周年五釐行息。二十年本利清還。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官員。均領票繳銀。為商民倡。其商民願借者。責成各省將軍督撫。將部定章程。先行出示。並派員剴切曉諭。量力出借等因。除飛咨各省。並續發部票外。該省務將籌借辦法。及官員出借銀數。先行報部。以備撥還日本債款。萬毋遲誤。希照辦。並轉傳各處等因。到本部堂准此。查此次息借銀兩。係為撥還債款。要需。值此時艱財匱。待用孔急。所有現任各文武以及候補候選各員。均係身受 國恩。自應深明大義。趕緊各自量力。首先出借。以為商民之倡。惟此事將來收銀給票。一切事較紛繁。所有甯屬各官員。出借銀兩。應即責成金陵支應局經收。仍由江藩司會同辦理。俟截數後。即彙總詳報。以昭妥慎。除俟接准部咨。另再飭遵。並將此電分別咨行外。

札關即便飭令所屬一體遵照。趕速量力出借。一面即分投勸諭候補候選各員一體遵照辦理。仍先將勸借數目。徑報查考等因。並准蘇藩司咨同前由。各到關奉准。此除分移外。合就移會。為此合移貴道。請煩查照。希即勸諭各業董事。一體遵照辦理。施行。須至移者。

博物院擺陳商貨章程 續第五十四冊

第一條。凡有欲於博物院內擺陳貨物之人。須稟博物院官員。應照後列格式。以日本文。或以英德法文。將每物件詳細叙明。開列清單。隨稟附呈。每一寄擺之人。送擺幾物。如不同類。應先妥分門類。然後寄送到院。第二條。院官妥查之後。寄擺物件。宜擺與否。將其所見。通知稟請擺貨之人。第三條。一經通知允准之後。即將貨物牢固裝箱。從照寄院每包之上。注以通商貨樣等字。書寫寄至日本東京農商部通商博物院。並將送擺之人姓名住址。一併附書。第四條。包內所裝貨物名目號數。如與第二條所允准者。一概相符。而與第二條所准不符諸貨。或貨到院時。查明已受傷損。應不陳外。每包貨內。應由寄擺之人。開具一單。寫明地方。博物院驗明。發出收條。給與寄擺之人收執。第五條。寄擺之人。不論何時。可請准換所擺某物。或請領回。博物院亦可隨時告知寄擺之人。撤回所擺某物。或

換所擺某物。第六條。所擺某物。如經認明實係秘要之物。或特於人有益。院官可得買之。第七條。隨同寄擺之件。可將出貨售貨年表。及其通商碼號。暨當用包貨之包皮等。一併附送。第八條。寄擺之物。應選何處擺陳。院官獨操其權。第九條。擺陳貨件。所有一切事。可由院官經理。如寄擺之人。能由居住東京橫濱神戶三城之人。延請代辦。一切細事。亦由此代辦經理。此等代辦姓名。應於寄擺貨時。一併稟聞院官。第十條。寄擺之人。如蒙院官允准。亦可自行安排所擺之件。儻須院官指示。院官亦可傳知寄擺之人。遵照辦理。第十一條。寄擺之人。祇准包貨費用。並出運貨至院。由院運回等項。運費。至安排擺貨。應需諸費。應由院款撥付。遇有特出事故。亦可提用院款。以付運費。第十二條。擺陳特值多錢之物。院官查明在所當行。可付租價若干。第十三條。寄擺人等。如蒙院官允准。可於所擺貨件。周圍加以裝飾。或將貨物置於裝飾套內。其費全由寄擺人等出之。第十四條。如非遵照第一條特定章程。凡未豫付運費之包。概不收受。送此包人。如不知其為誰。院官應有權柄。酌量處置此項包件。第十五條。院官豫設妥法。保全寄擺諸物。如被水火傷損。染污。或被盜劫遺。或因他項難免事故。傷損染污遺失者。均不得以院官是問。第十六條。求地擺貨之人。如果太

多。或因別項不得已緣故。院官暫可辭收。安擺寄來之物。第十七條。如遇寄擺機器。現在准照擺陳小件。第十八條。博物院章程第一條所定稟請准擺貨件之事。應准院章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等條章程。飭令准行。

補錄稟請格式 年月日。上呈農商部通商博物院鑒。某某等稟請准將附呈單內新列借擺。或贈擺諸物。收院擺陳。並照院章派員姓名住址。作為代辦。具稟人押住址。

開單格式 一貨件名目。與數目多寡。二貨物本性。成色。尺寸大小。三形象。顏色。花樣。四價值。一零賣之價。二在出貨之處發賣之價。三既到日本上岸以後發賣之價。五擺陳期限。六擺陳限滿。如何處置。寄擺物件。或退還原主。或賣與本院。或賣與別處。通商博物院。

細說格式 一出貨地方。二出貨之人姓名。製貨之人姓名。或作廠名。三製造所用材料。及出料各處地方。四作廠。每年出貨若干。五每年售賣若干。六發賣之價。如有折扣。係何成數。七商行所在地方。總行。或分行。或代辦行。八每貨能銷各處地方。九大宗買主。係何項人。十何月需貨最多。何月出貨最多。十一每噸每包裝



價備十二自出貨地方運至橫濱或至神戶每噸運費若干十三轉運期限十四出口之稅別項使用十五國家津貼若干別項協款十六別項有用細情每張細說既與所指物件一齊擺示凡寄貨者不願人人皆知之項必須注明此項不令人人皆知細說單內即將此項刪而不錄

大坂商人孫途呈請裕欽使轉咨總署奏設紅十字會稟

稟為仿行萬國善舉創設紅十字會以贊軍政而聯與國懇恩批准轉咨總署立案示事竊惟自古用兵咸有軍醫所以恤瘡痍重民命意至善也然兵凶戰危君子所慎有司之事易成具文是以泰西善士有紅十字會之設當兩軍交綏之頃存一視同仁之念於萬不得已之內體上天好生之心救災恤鄰無分人已博施濟眾意美法良始則創於瑞士繼乃施及列邦初僅三五善人後則千百萬眾間風興起踴躍爭先當我中國同治二年間於瑞士之日內瓦府設萬國會議公局諸政府訂約聯盟優加保護各醫士苦心孤詣悲憫天人迄今垂數十年凡各地遇有戰事則其國公會必公議釀金集藥派醫員馳往戰所或有善士慈媛自願隨往乃至后妃世婦之尊亦赴疆場不避穢污不辭危險澣濯膿垢紮束傷者秤水量藥看護病兵故軍事一起無不受此會之大益地球各國除非洲南洋諸野蠻外莫不有此會上自君相

下及小民皆觀其利贊頌弗衰萬國公法之中以此會為近數十年至善之大政凡有軍事必認此會為中立其有加害萬國得而討之其愛人也如彼其見重於人也如此此萬國之所同也東亞諸國向乏此舉日本自明治十年西南之役始行仿立名博愛社其後一條氏曩嘗加以榮施其相伊藤君亦屢加之獎勵後與各國聯約列於公會隨從征討屢著賢勞萬國稱之我國以堂堂大邦文教之隆甲於大地近歲海疆多事軍興頻仍而數十年來未創此會行伍疾疫未嘗預防士卒傷夷委之而去中東事起萬國總會亦嘗派員釀金馳往惜我國未有此舉不能聯絡坐令日人得沾此利至軍書旁午之際而我之軍醫不敷調遣將帥徬徨束手無策夫用兵者用其氣而已軍中防病有術療傷有法則士卒有恃無恐勇氣百倍苟反其道軍心一餒則立蹶焉此固兵家所大忌也以亞洲文明之大國而萬國共行之善政我獨闕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蠻相待蔑我滋甚其於國體所關匪輕在者日本會眾於營口設立醫院療治病兵中國之人萬目共觀吾軍士之受彼拯救者難可僕數凡各報章具有稱述嗣經北洋大臣王制軍奏達天聽聖恩高厚錫以寶星是此會利益早在聖明洞鑒之中矣某服賈大坂厥有歷年竊矢愚誠曾入斯會並承東邦善士將日本會章譯成漢文見示諄勸中國官商合力興辦某等揣其

情實。實以爲中國若興此舉。厥有四利。疾傷有恃。軍士氣壯。鼓行而前。圖功自易。一利也。萬邦善政。是則是倣。結盟諸國。人不敢輕。二利也。國有病疫。大凶大札。會衆療治。保全必多。三利也。我國醫學。講求未精。此會若成。研究益易。四利也。具此四利。而無一害。用敢不揣冒昧。欲在中國各地。捐集鉅資。試辦斯會。惟是事屬初始。必得政府允許。大賢提倡。乃易有成。用敢合詞上陳。叩請轉達。倘無違礙。乞賜施行。伏惟欽憲大人德惠及民。痼瘼在抱。凡操商業往來東瀛者。莫不愛戴仁恩。謳歌大德。邇來各省地方。每有善堂之設。凡捐金一千兩以上。例能專摺奏請。天語褒嘉。茲雖創舉。事同一律。可否仰懇大人。據情咨明總理衙門。代爲上奏。從此勝殘去殺。一體同仁。免罹鋒鏑之危。大振勇忠之氣。上張國體。下恤軍民。皆感大德於靡旣矣。除將日本紅十字社章。另摺抄呈外。爲此具稟。伏乞大人恩准給咨。立案施行。實爲公便。

欽差出使日本國大臣裕祿。查紅十字會。西人謂之 Red Cross Society。拯災濟衆。最稱善舉。本大臣亦曾目覩。該商所稟各節。具見心存利濟。惟善舉之設。事出衆擊。允准之權。應聽政府。仰候據情咨請總理衙門核奪。可否遲速。應俟覆到之日。再行飭遵。

西文譯編

中國時務

湘鄉曾廣銓譯

英國泰晤士報論中國時下情形

中國目前情形。講求振作。必先廣開口岸。減輕釐稅。則商務自見興旺。蓋興商務。所以爲自強之本也。近來西江開禁通商。距內地南甯四百英里。惜未能再行推擴。然自開禁之後。香港商務。倍較前暢旺矣。

鐵路 中國十年前。推論修築鐵路之事。奏牘甚多。交各督撫酌議。督撫中主其議者。惟李鴻章、張之洞二人。李鴻章請由天津達北京築路一條。再由天津達東三省築路一條。其時張之洞總督兩粵。請築造鐵路。須擇內地。不宜在沿海各省。致外敵易於內侵。至議修築之法。擬用本國材料。本國資本。本國工人。並奏請自北京至漢口。修幹路一條。中國國家辦法。悉照原奏。惟北京之路暫緩。先從蘆溝橋辦起。每年撥銀二百萬兩。歸李鴻章二總督主持。嗣後張之洞調任鄂督。值中日構釁之際。天津至山海關一路。業已工竣。運兵運餉。國家便之。彼時蘆漢鐵路。尙未興工。僅有漢陽鐵政局。及大冶之鑛而已。

中日交戰以來。維新之政。靡不講求。於是天津至北京之鐵路。由部撥款興修。即派

順天府府尹胡燏棻宣懷管理。是年以盛宣懷為中國鐵路公司督辦。蘆漢鐵路仍未開工。京津之路一年即已告成。所有運載各貨抽納釐金。改由鐵路公司代收總核。查此項釐金。每年統計可收銀八千兩。向來征收之費。須耗銀三千兩之多。今歸該鐵路每年撥銀五千兩。作為此項釐金。商人便之。中國鐵路公司督辦盛宣懷。素有善貸巨款幹辦大事之名。乃與美商比利時商英商會議借款。歲月累經。尚無把握。英胡里哲米生Hotellier & Co.借項未成。而所議由上海繞蘇州至南京一路。竟爾中止。吳淞至上海鐵路雖已興工。然漢陽鐵路煤礦失火。不能運鐵軌前來。以致臨時須向外洋購辦。未免耽誤工程。且恐將來仍有阻礙之處。所向比利時國商借款興修蘆漢鐵路。議事垂成。不止一次。未知何故。又作罷論。至本國借債。更無成效。雖然中國就目前而論。事尚可為。即漢口一隅計之。近來商家陸續增至百餘號。專為鐵路造成。振興商務起見。可知鐵路為公有之利益。不容一日緩也。初簡盛宣懷為中國鐵路公司督辦。原恐有人議駁。故以全國之鐵路專歸一總公司管轄。此種舉動。誠有見識。然由今日觀之。其中亦有不甚便益之處。中國民間藏富甚多。若開築鐵路。修造輪船。興辦製造。及開礦等事。民間無不樂從。但不願官場監督其事。從中肥己。故現在甯波至紹興鐵路一條。經浙江巡撫奏准。歸本地紳商開辦。已集股銀三百萬兩。又山西

省城太原。至直隸省城保定。亦擬築鐵路一條。歸本地人經理。雖未明奉。上諭。然最關緊要二事。已有效可睹。曰民情淡泊。曰資本富足。蘇州至南京鐵路。英商德商。頗以為然。如果中國官場。能妥議辦理之法。彼等必肯借贊。助成此事。目前膠州內地。西國商人亦頗留意。考究地勢。及修造鐵路之法。如何可以獲利。紹興鐵路。雖不及各處鐵路之緊要。然除用西人測量之外。概由本地人經理。其用心處。大是可嘉。大連灣湘陰南甯三口。近有議開大連灣為通商口岸之說。須將其地勢考究。究於東三省商務。是否有益。查營子口與牛庄。每年中必凍口四個月。大連灣周年並無凍冰。前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英國水師。以是處為會總之地。左近有煤。可以開礦。便行鐵路。船澳水深。沍寒不凍。誠北方最便之口岸也。復通金州復州開州。蓋平海城各處道路。可以繞山而行。毋庸開闢山洞。除大連灣煤礦之外。一路均產五金。及內地之棉紗絲大麻菴。即藍樹。並五穀皮貨等類。湘陰與湘潭。均可開口岸之處。但論地勢。近便。似乎湘陰往來。較易於湘潭。此二處均在湘江。即衡之濱。湘江發源在湖南。與廣西交界之山中。過長沙。入洞庭。至岳州。達長江。極湘江之支流。可通江西廣西廣東等省。為通商要道。但湘潭商賈輻輳。尤為湖南極緊要之碼頭。凡運貨船隻。載四百五十石者。合英量二。十六噸。可以四時往來。惟水至深時。僅在四五月

間火輪船恐仍不易至。爲今之計似應先以岳州爲通商口岸仍有行船往返湘陰之權。湘陰距岳州七十二英里。湖南爲中國最守舊之省前出使英國大臣侯爵曾紀澤乃湖南人其父侯爵曾國藩曾在湖南招集湘勇而髮逆擒匪回匪。歷經湘軍勦除。此三次內亂均在英法兩軍至北京之後。前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長江一帶連鬧教案。湖南人不得辭其咎。前者中國擬通湖南電報。土人焚燬電桿千餘根。將電綫盡付水中。長沙人民素多詆毀洋人之議。毋怪其然。近來風氣漸開。電報居然立局。電燈亦稍見於長沙。復有時務學堂專講洋務及西國有用之學。然通計中國各省僅湖南一處至今尚無洋人蹤跡。前此考試鄉場尚有文字攔阻西人至湖南通商之策。將來英國如欲商務暢行。非解釋湖南省人拘執之性不能扼要。蓋湖南乃由緬甸通長江商務之要道。亟宜將湖南地勢及商務情形考究明白。再將洞庭及湘江上下測量深淺。果否能行輪船。況湖南一省面積之大與英吉利相等。戶口稠密。地甚富足。英國甚利其地勢。如果日後中國幅員南疆爲法國侵佔。北疆爲俄國侵佔。則長江一帶腹省必歸英國管轄。若是則湖南一隅實爲長江聯絡我緬甸之徑道也。查南甯跨乎兩水之間。均通西江。再五百六十英里。至廣東。其北水謂之鬱陵江。用民船可再進二百英里。至湖西與雲南交界。其南水謂之曹江。連龍州。

龍州設有稅關。爲廣西通越南之商路。地勢甚強。惟軍興之時。被髮匪回匪大爲傷燬。至今戶口凋殘。不能挽復。現經梧州開禁通商。若去釐金。廣開道路。加以外國商務則恢復舊日之盛業可期矣。西江上流能否駕駛輪船。無從查悉。惟水道過梧州。勢漸減殺。其地多洲多灘多石。故水之深淺。冬夏大不相同。香港商務局以爲若創造輪船。專於此處往來。一年之間。頗能行駛數月之久。似非無見。即或不能。但如重慶商埠。有洋商在彼居駐。設立稅關。縱火輪不能徑達。而商務已暢旺多矣。教務 中國官場。恒謂百姓爲愚民。不爲無見。其病在於失教。然據上海之北中國每日報云。現在中國上海。講求西學。風氣大開。維新黨有蒸蒸日上之勢。他如杭州舊設書院。專以考究古學經學立名。今改爲方言之館。並添設西文學堂。又長沙爲湖南省會。前此專以毀謗西人爲事。近則設立時務學堂。聘請西文教習。又重慶釀籌巨款。開設新聞報紙。甚至機器鉛字。尙未到齊。即先用木板刊印。以期先觀爲快。然聞中國江北地方。有因鄉試脫科。歸咎本地寶塔有礙風水之說。則又與講求西學大爲相反。

膠州通商碼頭 前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即咸豐八年。中國不願在芝罘。即烟台。開設碼頭。而願以膠州爲山東之通商口岸。然英使必不可之。或者以爲北直隸灣內。有碼頭。

較便非他故也。然向使當初果以膠州為通商碼頭，甚為不妥。灣既不深，遇各路之風均無屏障，沙泥亦復不少。水年淺一年，膠州前亦臨水。今已隔灣濱，有十八英里之遙。且所定之租界，在灣之首，潮退則港乾涸，必須撥船設立碼頭，並多用挖泥之機器。輪船方便來往，然入內地，則膠州較芝罘為便。至於船澳，則不止較烟台更為不便。故中國商人久已蓄意，欲將此處作為通商碼頭。雖烟台稍為受累，然或者可以興辦小火輪，與遼東及各口岸往來，其利益甚屬不少。泰晤士報西正月二十六號

英人致北中國每日報主筆論舟山為英國水師屯船之所有，無利益。啟者自從膠州地方為德國佔據，旅順一口，又為俄國索借，是以英國民情均謂政府此時正宜速向中國北方尋一屯船之所，有以舟山為最便者。蓋因曩者中英約章曾有不准將舟山讓與他國之明文，舟山本為扼守長江要地，距上海既近，又無商務，僕於軍國大事，不甚知悉，惟久居中土，於彼國商務情形，尚諳一二，請據管見以備採擇。

向使當時英國與中國立約通商，即行霸佔舟山，不僅作為遵守條約之抵押，並公然勒令中國將舟山地方割歸英國，仿香港之前事，開通碼頭，設立商埠，則舟山情形可以比之今日香港。而上海一隅，亦僅與廣東省城無異，斷不能如目前之繁盛。

然此皆追論既往之情形也。

溯自上海開為通商碼頭，近四十年，日增月盛，不獨為中國第一口岸，即環球以內，互市交易之處，能與比肩者，亦寥寥無幾。但吳淞口門及口外之沙灘，逐年增漲，日形淤塞，將來恐於各國商務有礙，殊為可慮。然此事盡人皆知，毋庸贅論。現在設言舟山地方，英國果屯兵船，究與上海有何礙處？日後舟山必為各國通商無禁之口岸，自不必言。究能奪去上海若干商權，及何項商務，請畧陳之。

舟山既設口岸，則上海各項商市，以及進出口貨，自必減色。惟內地每年所出絲斤，至上海會總，為該處萬不可移之利。此外本地銷場，亦無從遷移。若綠茶一宗，即可經由甯波運往舟山。凡中國北方所出貨物，向歸上海轉運出口者，尚復不少。如果舟山可以起卸，即不必再過上海，多一周折，即進口貨色，十分之八均係在上海過往，仍須轉運出口。如有舟山，則運往天津漢口等處之貨物，不必再由上海起運。若以定海為通商口岸，則上海商行，自必遷往定海，分設行棧，以保各項利權。此上海商情，逐漸遷移之理也。又吳淞口門，日見淤淺，商民運貨往來，均用駁船，苦於耗費無益。果能得一無堵之碼頭，人必樂從。以後各文書輪船公司，即可徑抵定海，再添小火輪船往返上海，遞信運貨，亦甚便易。

事機既經先見，即宜預爲規畫，否則仍恐他人捷足爭先。查揚子江之外，並無須屯船之所。我英所需要地，實在北直隸灣，如威海衛、旅順、口、膠州灣等處，已被他國捷足先得。現在上海商人，並不欲在近處另添通商口岸，爭奪上海商務各項利權。我上海同人，宜如何設法自保，僕實有厚望焉。一月二十六號，北中國每日報，西三月五號。

英人於中國用意所在

路透電報云：俄國欲將旅順及大連灣兩處，硬行租佔。此事屬實。三月三號，俄國駐京使臣，曾將此意，面達總理衙門。云五日內，要中國具復。一切章程，除照德國在膠州設立租界約章辦理外，並准俄國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旅順、大連灣兩處，以便火車往來。並要一月內，將此約簽字爲憑。若總理衙門不能遵依，則俄國必須調兵，直抵滿洲境內矣。英人亦知俄國此舉，早有明言。是以英國斯別格太達報云：俄國若得中國口岸，一應作爲各國通商之用，不得專利其地。即貿易之事，亦無不准。我英在滿洲之地者，但恐相隔太遠，欲達該處地方，誠不易耳。路透電又云：俄國索地一事，傳至倫敦城內，於英國國債，大有關係。英人驚恐異常，雖由國家設法暗禁，仍有憤怒不平之人。蓋此信由泰晤士報館駐中國北京訪事人傳來，故能得其真細如此。

現在各處暫時均信英國斯別格太報所云中國各事，依然安謐平靜，毫無舉動。該報曾於一月二十九號云：俄國法國在北太平洋海面，其威權勢力，實與英日二國不能均敵者。蓋因法國素係自重之國，不願輕損各國交情故耳。

無論俄國舉動若何，均應靜候。但細觀俄國欲欲鐵路竣工，注意在滿洲地方，爲一勞永逸之舉。然此時首先佔據大連灣，殆欲全攬北方商政之權。再遲數年，或於我英國商務，不致損壞。我等料俄國雖竭意經營，必不肯妄有舉動。且目前諸事，尚未齊備。我英此時，自當與俄聯絡，不論兩國意見，合與不合，總於英國有益。若預計兵釁，遲早必有端倪。但我英持重爲高，不當先發耳。迨時至之日，事機順手，或亦可以出爲幫助。蓋中國之大，未嘗無人。惟其國家則猶昧昧焉。我英於此事，亦常有計算，不敢遽信中國天下，竟有分裂之事。但願共相聯絡，永守和局。以日期於自強，倘永遠失權，而能自保護人民者，我未之見也。

俄國此時於軍務遲早，自有定見。然不能料我英竟以靜守爲高。蓋我英尚有諸事，未能齊備。俄則以速舉爲妙，並不及料數年以內，先有何事。然後鐵路可以竣工。現在日本並無戒備。俄國亦深知悉。故斯別格太報不信中國不能自爲保護，亦不信中國絕無保護之人。但中國人心，實無聯絡真意。觀其上下人民，如出一轍。此方辦

事不顧他方。一省辦事。不顧他省。即其與日本交戰。並德國教案之事。通國人民。均以此事為朝廷之公務。總理衙門之交涉。與民人無關。即中國一旦挑選水師。整頓營伍。購求軍械。簡擇素有威名之總統。以預備戰事。料俄國必不懼中國。亦如日本之不懼中國一例耳。倘中國再不及早設一禦侮之法。竟照路透電報之確信。則中國情景。不能設想。第各國通商以來。情好素聯。仍願共敦睦誼。勿啟爭端為是。抑我思之。究有何國樂於戰鬪者。況勝負之地。未必兩全。更何人能有先見之明耶。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九號

廣州灣傳言為法人所奪

數日以來。傳言廣州灣為法國兵船奪取。已佔其地。此言似非無因。又續報云。法人尚未佔據。惟前數日。法國水師。曾至廣州灣。故中國人民以為業經佔駐。必不肯即行退還。近聞法國水師。已於本月二十三號。退出廣州灣地方。不知何往。查廣州灣在香港西南二百五十英里。距海南島海峽東北八十英里。此灣形勢絕佳。如果澳內可屯船隻。則為最便之船澳矣。蓋地勢極緊。除最窄口兩處外。並無他處港口可以進船。香港每日報 西二月二十八號

外國時務

日本水師艦隊表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率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率
嚴島	快船	四二七八	一六 <small>英海里</small>	葛城	戰艦	一五〇二	一一三
松島	快船	四二七八	一六	大和	戰艦	一五〇二	一一三
橋立	快船	四二七八	一六	武藏	戰艦	一五〇二	一一三
吉野	快船	四二一六	二二·五	海門	戰艦	一三六七	一一二
扶桑	三等戰艦	三七七七	一三	天龍	戰艦	一五四七	一一二
浪速	快船	三七〇九	一八	大島	礮船	六四〇	一三
高千穗	快船	二七〇九	一八	愛宕	礮船	六二二二	一〇·二五
秋津洲	快船	三一五〇	一九	摩耶	礮船	六二二二	一〇·二五
千代田	快船	二四三九	一九	鳥海	礮船	六二二二	一〇·二五
金剛	三等戰艦	二二八四	一三·二	赤城	礮船	六二二二	一〇·二五
比叻	三等戰艦	二二八四	一三·二	龍田	魚雷礮船	八六四	一一
高雄	快船	一七七八	一五	磐城	礮船	六六七	一〇
八重山	文書船	一六〇九	二〇	筑波	三等戰艦	一九七八	八
筑紫	快船	一三七二	一六	天城	戰艦	九二六一	一一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率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率
須磨	快船	二七〇〇	二〇	鎮西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明石	快船	二七〇〇	二〇	鎮南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富士	頭等戰艦	一二六四九	一八二五	鎮北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八島	頭等戰艦	一二六四九	一八二五	鎮中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和泉	快船	二九六七	一七	鎮邊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操江	礮船	六一〇		千歲	快船	五〇〇	
鎮遠	頭等戰艦	七三三五	一四二五	笠置	快船	五〇〇	
濟遠	快船	二三〇〇	一五	高砂	快船	五〇〇	
平遠	礮船	二一〇〇	一一	淺間	保甲快船	九〇〇	
鎮東	礮船	四四〇	一一	宮古	文書船	二〇〇	

中外雜誌

中國宮內費用 據聞中國 皇宮以內每月需費銀十萬兩由戶部按月撥歸  
 內務府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號  
 鎮江至天津創辦鐵路情形 據北京來信云總辦鎮江天津鐵路道台容閣已

稟請總理衙門轉商駐京德國使臣海靖因開築鐵路應經山東境內現擬不照前  
 議路程改為繞道另由山東西界庶免有傷德國鐵路利益聞德使臣已允總署所  
 商容閣即可承辦此項鐵路所需款項均擬在美國籌借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號

又 武昌來電云湖廣總督張之洞因聞總理衙門已奏請派容閣承辦由鎮江  
 至天津鐵路當電達總理衙門云請暫緩開築新路俟蘆漢鐵路告成有期再  
 行開辦現值經費支絀之際籌款不易幹路二條勢難同時修造總理衙門復  
 電謂容閣所請既經奉 旨允准應即趕辦至蘆漢鐵路亦須勉日興工北中  
日報 西三月十號

山東撥款賠修教堂 濟南府來信云山東藩司已奉到部文令其由藩庫  
 撥銀六萬六千兩作為在鉅野地方代德國教士修造天主教堂之費堂門用  
 石勒敕建二字以示保護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號

日人索威海衛 日昨傳言日本已向中國具文需索威海衛地方大約亦  
 係以租賃九十九年為詞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號

膠州另易統領 烟台來信云前膠州灣統領章高元手下所統各軍撥歸  
 提督宋慶統帶計查宋慶部下共有壯練之兵一萬二千人北中國每日報 西三月十號



廣東招集黑旗舊部

廣東來函云前黑旗劉

永福

奉兩廣總督譚

鍾麟

派往廣

西招集舊部查此項舊部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即光緒十一年

中法戰後所散之黑旗軍

隊今已改兵歸農據云現存老兵尚有一萬八千名

又據云劉

永福

及其部下黑旗

兵隊以中國國家雖曾賞給土地俾務生活然款待酬勞實非優厚因此彼等至今

嘖嘖仍有怨言

北中國每日報西三月七號

革員瘼斃

北京來信云上月二十五號斬監候犯已革提督黃仕琳在刑部獄

中病故查該犯當中日交戰時曾在旅順統兵私行逃匿以致旅順失守後在廣東

左近地方拏獲已改服為僧前失守牛莊之已革提督蔣希夷不發一礮而垂手將

牛莊送與日人復帶兵回津捏報勝仗亦係斬監候犯該犯正在監候不料於舊年

西三月間在獄病故現在尚存斬監候犯三名一為已革提督葉志超一為前旅順

口統領已革道員龔照興又已革副將前守大連灣者不知其姓名共三人仍監禁

刑部獄中候斬

北中國每日報西三月十號

俄使調任

據聞駐高麗之俄國使臣近已調任移駐中國北京大約於二月中

旬可以啟程赴任

日本每日報西三月二號

德國親王行期

德親王亨禮現在香港勾留已閱四禮拜之久聞係因隨行兵

船二艘汽機損壞須在香港入船塢修理之故

北中國每日報西三月十一號

日本神戶製造自來火柴公司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神戶地方始造自來火柴

不久即有製造之廠數處次年運出口至上海又四五年製造之廠添有十五處之

多以後逐年加增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運至中國火柴計值洋銀二十四萬元今

除中國之外尚有印度暹羅仰光澳大利亞及他處運銷甚廣自一千八百九十七

起每年所運出口者共計二十二萬二千零八箱每箱計六百打生值洋銀三兆四

十一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元今計神戶製造廠四十五所僱用男工四千六百名女

工六千三百二十名工錢每人每日洋銀一角五分起至四角止

日本每日報西三月五號

橫濱華人學堂

橫濱開設中華學堂將近竣工於本月九號先行開學據聞有

男童百十名女童八名入學請業

日本每日報西三月三號

路透電音

據倫敦報云英國國家現與俄德兩國商議以便將此二政府所已聲明二國

在中國辦理之法彙具成文以期二國永遠相守

烏干達

之役據英外部議院侍

郎宣言云現擬撥印度兵四百名埃及本地兵千餘名常川駐紮彼處以重防守

又云在彼處之歐羅巴人均在于巴喇噠臺內可以無虞

以上三月四號西阿非利

加洲之 Georgia Leone 後地有英國邊疆巡捕與本地土人鬪毆之事彼處海濱商務已

盡行停止。英外部大臣沙侯往 Atlanta 養病。以上三

日斯巴尼亞政府已

告美國政府請其將駐紮古巴之美國領事撤回並請此後運古巴難民不必派用

兵船改用商船美廷以現在情形未許其請。英外部大臣沙侯病勢雖已稍愈

然體氣尚極羸弱。有英兵三隊移駐 Atabara 河。查阿特巴喇河乃 Nile 江分流

在江之東南交匯處距 Berber 之上二十英里。俄羅斯現與中國政府商租旅順

口岸。 Meyer 公司現已派兵至 Socelo 庶如果法人不肯退回仍渡賴哲

江即可幫助該處之王。奧斯馬加政府已經辭任。英兵船威多利亞斯已

於本月二號過蘇彝士河前赴中國。以上三

月七號。泰晤士駐北京訪事人云俄羅斯

已向中國政府需索將中國在旅順口大連灣之帝權讓歸俄國一切章程即與德

國佔據膠州無異俄羅斯又索自白都尼由盛京至旅順口築造鐵路之權倘中國

不允則擬派兵入東三省限中國於五日內具覆。英國外部議院侍郎在下議院

聲明所有泰晤士報敘述各情外部並未接有消息以證其說。倫敦 John Exchange

頗為慌張因恐英俄與中國或至失和。美廷未許日斯巴尼亞求撤回駐紮古

巴領事之請日廷業已不再索求。美國議院商議預備金錢五十兆圓以作防

守之用此舉美伯理璽天德麥荆來甚以為然。德國王爵亨禮於今日抵香港

業已登陸。俄羅斯已向中國政府索租大連灣及旅順口九十九年勒令於本

日內具覆。英國外部議院侍郎聲說已向北京及聖彼得堡電詢此事。英

國預算水師報銷合英金二十三兆七千七百七十七萬鎊預備添派兵六千三百四十名新戰

艦三艘快船四艘二等戰艦四艘。美國議院議添籌防守費金錢五十兆圓業

已議准。俄國保甲兵船二艘於今日抵香港。以上三

月八號。俄羅斯仍趕派兵至

東亞因本國快船不足已商用法國輪船及第一隻船應載兵二千名不久即當啟

程。美國上議院已將添籌防守費用之議議准。印度孟買地方回教民人

與本地印度人因近遭瘟疫與該處地方官及巡捕有鬪鬪之事官兵向亂民放槍

擊殺數人。百姓鬧事已釀大禍除已派出之兵外復招出礮隊及義兵隊以資彈

壓有歐羅巴兵一名被亂民打殺又有歐羅巴人多名身受重傷。以上三

月十號。英國

外部議院侍郎於本月三號在下議院聲說此次中國政府所概讓與英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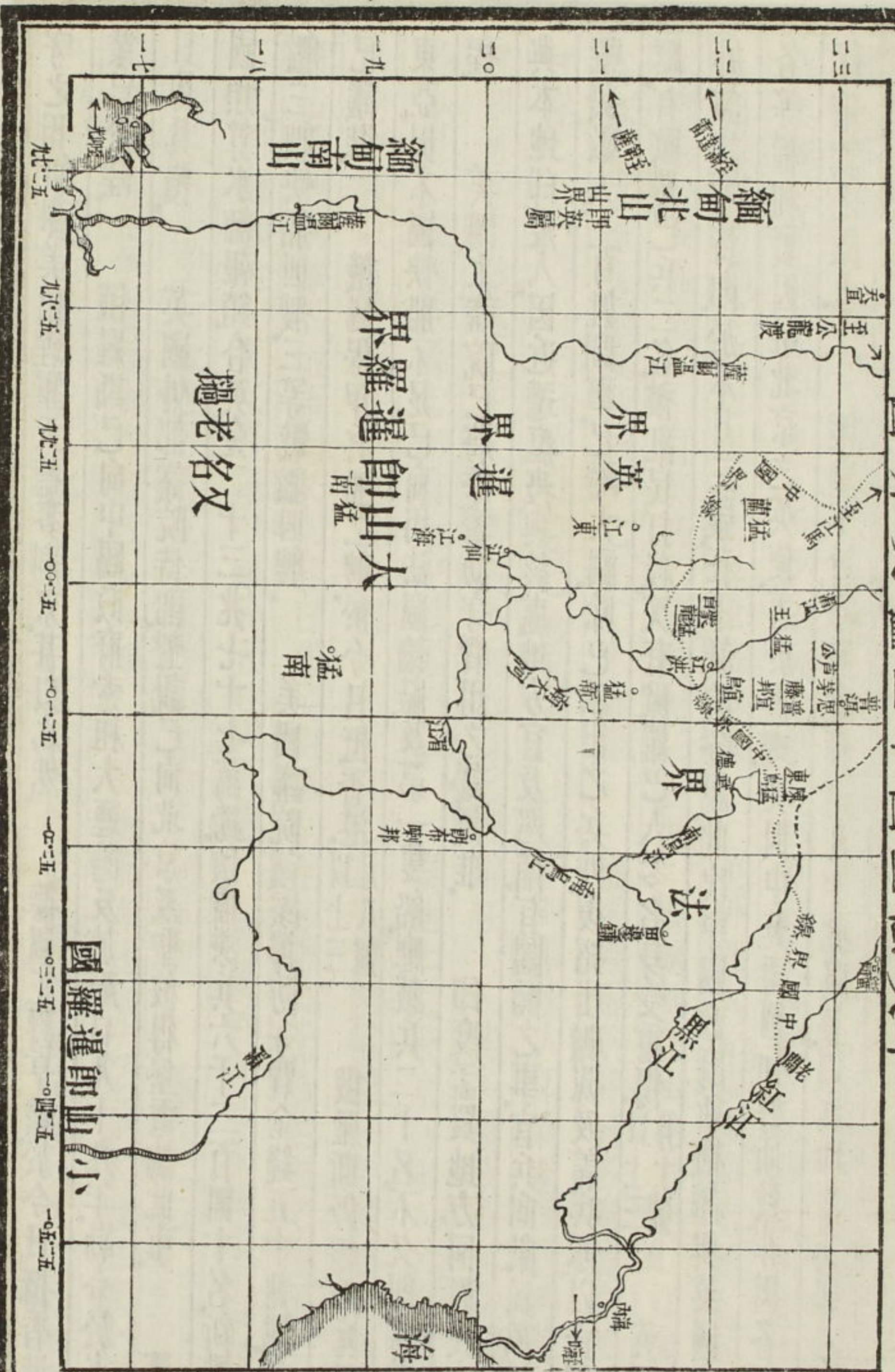
各等權利實因駐北京之英使善於辦理又因中英兩國和好所致非因各銀

行借款之故也。俄皇下旨添異常費用九十兆盧布以為加造兵船之費

以上三

月十一號

中英法三國二十猛交界圖



法文報譯

歐洲各國注意中國

上海潘 彥譯

目下西國兵輪之開往中國者，絡繹不絕，竟無日無之。各大國紛紛遣調，即意大利與葡萄牙兩國，亦有兵船來華。意國鐵甲船，名巢橫爾，薄商，葡國船甚劣，名利倍拉爾。二國兵船，固何為而至中國。到後究有何益，確不能知。倘祇為保護本國寓華人民，則確無不可解之處。倘別有深意在，或藉此欲結無用之盟在歐洲，則不可不深究其詳細矣。

歐西各國在中國用意之所在，恆如奧窈謎語，欲索解而無從。自德據膠州後，久無確耗傳至我國。其日後之有何舉動，令人莫能揣測。至我法在中國，亦有所舉動乎。外部大臣亞諾多亦有意於斯。抑仍如暹國之役，猶豫莫決乎。二三年前，我法曾有大功於中國，中日之役，中國禍患實深。我國好義援球，此次借款，我國保其玉成，則我國亦有所得乎。日未也。以言乎德，則據膠州灣，俄則引伸西伯利之界，而過滿洲地，并在旅順口停泊兵輪過冬。英則在西江下游，得開口岸，在梧州立約通商。在廣西貨物入內地，概免半稅。英商得在廣西全省，往來遊玩，隨所欲之。而法曾索何款，曾得何利乎。且不止此也。我國在華，世世相傳之權柄威望，漸漸衰滅，將必一無所

存。噫。我法亦能稍變其法乎。我國人士。屢被中國殘殺。我國教士。亦屢被中國戕害。倘如德之奢索。我國所得。亦已無算。其所以廉潔自守。以至今日者。非不能也。乃我國政府。與外務大臣。懦弱殊甚。以致所有措置。皆痴愚而少實效。時至今日。國政殊不了了。殊難決定。即於今日。傳出宮諭。詰朝奉命者。亦不敢預料其究竟。諸大國如俄如德如英如日本。俱在踟躇不定。瓜分中國地土。其因循坐誤之國家。指法亦焉能久在人世耶。怠惰畏事之外務大臣。亦安能敲鯨一隅。常享清淨之福耶。海防捷報西二

法國增兵圖華

近今歐西各國政府最關心者。乃中國之時局也。蓋革雷脫之役。業已終局。雖未全定。亦已辦理就緒。英德兩國。於亞非利加事。及於印度事。各有厭兵之意。法國亦因特來飛於之事。法兵官前因吐露軍情。永遠監禁於獄者。官民俱為震驚。以為法與他國失和之先幾。然其實各國人之心目。皆著重於東方諸國。是以日下將必有一番大舉動。且此舉甚邁。即在今明日之間。目下各大國仍紛紛調集兵輪。法國近日亦聞風興起。自顧其利益。并知重視此事。急急設備。此我輩聞之而歡欣鼓舞不已者也。至外務部大臣。究有何意見。則我尙未知。我所知者。乃我國大為整備。印度支那

總督。因辦事幹練。熟悉政府情形。近已被委辦理防務。凡在中國海面。如有緊要事件。應會商東方水師總兵。妥議共辦。並聞所備軍火器械。多如山積。如礮彈如資糧如鎗礮如鞍轡如各種器具等。一概俱全。據云。皆須裝至兵輪。載往中國。但法國備此多多物件。倘祇攻取海南一島。豈不可笑。法人於島中情形。皆未熟悉。與十三年前於臺灣島無殊。所熟悉者。惟沿海之區。且亦不甚明晰。至內地則一無聞知。島上多山峯層疊。與臺灣可稱伯仲。居人蠻悍粗犷。漸漸與原種相背。蓋華人從未收服其心。隸之於版圖也。今日本已失其得隴望蜀之奢望。今以後不復能覬覦中國腹地。雖貪得之心甚殷。豈能如願以償哉。法人宜猛省此數事。然後知貿然加兵於海南。乃自掣其肘。計甚左也。但法國並不昧於此。決不肯作此無謂之事也。蓋法人所欲得者。惟沿海沿江口岸數處。苟得之。亦已足矣。惟萬不可先自限制。一無所求。所求之土地。又必為我通商貿易治理庶務分外有益者。方為上著。然當軸者自有把握。無庸我輩代謀也。海防捷報西二月二十四號

德艦禮遇法兵

德國兵輪一起。於禮拜二鼓輪開往中國。惟其中兩艘。故轉折內行。昨午三點鐘。亞爾才地方報風處。巡丁果見兵輪兩艘。開駛前來。但因其驟然而至。不能辨別。意俄

國兵輪故繞道探視我國海軍。然此乃臆度之詞，並無其事。實即才費翁與段斯脫  
郎兩兵輪載德皇介弟亨利親王來中國也。駛近岸時，聲礮二十一響，以禮法旗法  
兵亦還禮。放礮二十一響，禮闋。二兵輪旋向東進發。此雖猥瑣小節，本無足記。但其  
中必有德皇意旨，或預囑兵士而使然也。蓋德皇平昔不常如是待我，然此亦無他，  
乃該國素來外交之幻術耳。海防捷報西二月十號

巴黎訛傳德國前相薨逝

昨下午即西正巴黎地方傳聞德國前相王爵俾斯麥薨逝。未幾即知傳聞之誤。初  
次信來，鐘鳴二下，適余擬書巴黎之函，即摘錄俾斯麥小傳數節，想亦人所樂聞也。  
詎六下鐘二次信又至，更正頃刻間傳聞之誤。但余小傳上死期已填寫，於是換箋  
重書。蓋天意尚欲留公於世，不使其家頓喪失所天也。俾斯麥即死，所有進款仍無  
增損。公昔立朝，頗有聲威，自親王小威廉即今德皇著令休致，即不與朝事。其後即有一  
年輕力強之人補其缺。其建樹之功勳，與君臣上下之感戴，皆為其產業。追念及此，  
不禁心氣和平。大變故態，且吉人多壽。此後之春秋，更無既極，常能享富貴榮華。不  
知老之將至，是年公壽已八十餘。待醫家最為和氣，嘗謂醫家誤殺者固不少。然揀  
治者更多。海防捷報西二月十五號

越南東京民變情形

前者越南海防叛民起事，人皆以為海寇不靖。今乃知其究竟，蓋東京叛民蠢動也。  
至此次兵事所以不利者，因交戰時叛民忽失首領所在，遂致隊伍潰亂。東奔西突，  
該首領係一年輕人，名奇童，現已就縛，押至西貢。奇童幼時為前南定總督名勃利  
哀爾者所寵，送至亞爾日地方讀書，及回抵東京，見同鄉人困苦不堪，惻然心動，遂  
暗地設備，思復故鄉自主之權，呼朋引類，漸至成軍。各授器械，迨成軍而即被逮。坐  
謀叛之辜，其被拏到案之故，因事前已有人告發。此人即彼處傳教士也。蓋教士與  
本處居人往來習熟，即至密之事，居人亦敢在教士前直言無諱。教士以愛國為心，  
佈告於官，官遂如按圖索驥，不勞而得。但在立功者，雖無沽名之心，且法屬地之存  
亡，與彼無所損益，而在法國家則以此甚為感激。且法員之在東京者，大抵無心學  
士語，所有一切交涉，託歸教士執掌。以是此次出力除暴，實大有功於法國也。所可  
笑者，越南亂黨，雖為首者殊穎異，然所以為攻守之具者，除竹竿外無長物，乃敢挺  
身直前，與執槍火者交綏，厥後種火焚燒海防地方，及魁首一失，眾即潰散。為亂黨  
計，原應直向中城，致死攻撲，而計不出此，妄思徒手進攻，以得器械，是豈易能之事  
哉。奇童知識過人，至是反戈以救海防，而海防得球，是役也。亂黨死者百五十餘人。

惟亂黨雖未復熾。然居人終不能安枕。各報館固可書曰。今而後我可遊息矣。但武員執兵權者。仍應警備不得縱弛。蓋其時復有別股匪徒。乘新年熱鬧滋事。旋攻河內地方。惟此地洋人確無須畏懼。蓋止須精練槍兵數十名。以守礮臺。已足抵禦持竹竿之徒矣。

至越南土地富裕。又得西人保護。則該處居民。又何樂而蠢動耶。自法人來居此地。意謂必將球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然此語迄今未驗。此其故有二。一本地官吏。倚法人聲威。得固權位。雖今日之權位。非可與昔日之權位比。然仍可恃為護符。官吏之用斯權也。又必欲肥己瘠人。民人怨怒。則諉之於法員。以是人民切齒。惡聞法員之名。法員又不通語言。漠然一無聞知。二本地官員苛斂方止。法員又接踵而至。橫征暴斂。剝削更甚於前。丁稅外。又有雜稅。關稅又極重大。致各種食用之物。價值騰踊。譬火柴一箱。在香港止值英洋十七元。東京則非四十三元不辦。每包分售。又須納印稅。棉花自印度來者。每包值英洋十七元。自英國來者。則值三十六元。洋布每疋值一元一角。餘可類推。此土人民。既屬酷厲之官管轄。稅則又須加倍。則該土人民之抱怨不伸。狡焉思逞。法人亦安能深咎之耶。海防捷報西二月十二號

日本不願與英國同盟

自此次德國膽大妄行。并俄國在高麗與中國繼起銳進後。日本自必心生艷羨。英則思保護家國。并思觸發日本驕矜之心。於是竭力要結日本。以成同盟之國。然亦徒然。雖日本無知小民。以為彼此聯盟。不無利益。而外務各舊臣。無不洞燭其微。深知英惟侮弄其國而已。予家有舊相識。曾在法國讀書。并通英國文字者。近謂予曰。前此中日愚而構兵。亦已足矣。中國之弱。因我與之交綏。已為各大國所知。至今日各大國適因其弱而得所利云云。然或言歐西各大國將瓜分中國。則未知秉國政者之機密矣。海防捷報西二月十二號

日本新立軍務議院

日本軍務部。現照該國皇諭。新立軍務上議院一所。院中人員。選自水陸軍提督統領。大都幹練精能。老於戰事者。入選後皆稱元帥。每元帥屬下。又立文案一。亦選自武職各項人員。元帥隨時遵國皇命。或校閱營務。或閱看水師。

日艦阻行

日本所調各兵輪。擬開往中國洋面者。原應及早開行。茲因他事。仍須耽延。蓋有新鐵甲船兩艘。一名富士。一名八島者。前接日本親王後。即得行知。諭令停泊等候。預備下月二十四號。迎迓日本國皇。

日本准外人人商會

近日本商人新出議論謂日本須准納外來股本以期收集腋成裘之效京城與各首城中諸商議廳皆尋求辦理此事之方現已意見和同准外人前來附股作為本地公司與會社之股東并可充作會中首人與董事意者日本需財之急與資本之窘必屬異常故在事諸君出此萬不得已之策肯讓此種權利於外人蓋自古以來東人從未任外人駕其上而為其首領即并此文藝學問諸會中亦未之前聞也

日人以國律治華人

華人寓居日本者首從日本法律此乃守末次新立之條約也近始有案事數件投遞日本刑署待候聽審其第一件案有女子一年才十七日前因在街道毆擊日本店夥被巡捕拘入捕房該女即投到橫濱官署候訊大坂地方有中國雜鬚匠一雖在日本多年仍未改嗜鴉片之癖且在其家租出邊屋一間開設烟館詎被本地捕房查悉罰以三年監禁并充當苦工更有日本婢女一華人二當捕頭前來盤查時亦在烟館中徘徊不去於是一併被掣到案科以禁押十八個月按此事旁觀者必以為所科太酷然日本律於鴉片一事原為嚴厲無得稍從寬容也以上均海防捷報西二月二十號

續五十四冊

如經常川往上海之會友二十人函請臨時招聚異常公會值董亦有臨時招聚異常公會之權

一切規矩應遵前例亦須先行懸曉總會之內

凡公會異常公會覆會至少須三十人議事

三十三 所有總會會章規條除每年公會或異常公會按遵三十一條辦理外平常不得議改凡遇改章及添新例概須於每年公會或異常公會會期之前至少八天將此項添改條例懸曉於總會公堂之中

三十四 凡會友未能親赴公會概不得託人代為公舉

規例

三十五 凡犯本總會會章規例者即應告知值董又凡會友舉動不論在會內會外如果值董以為荒謬不可再為會友則應招集公會不得少於三十會友以便討論事情若果不合即行驅逐出會

公會須由公舉議奪倘在座之會友二人中有二人以為犯規之會友應行驅逐則犯規之會友應自是時起作為已出會論由司書具文關照

三十六 凡會友及保舉入會之友如有在會中舉動荒謬或行為不按規矩致使

他會友嫌不方便，應由值董不准其入會享用利益。至多不逾六箇月之期。惟期既滿，值董有仍酌准其入會之權。

三十七 凡會友及公舉入會之友，及醜質之友，如因虧空，已由律法判其虧空，又或因犯法照例出會，所有總會產業，統行判罰。惟值董如奉是會友既已將聲名洗刷清白之後，具請重入會之函，值董既經查明，不論曾未商諸各會友，仍可將其名重登會內各簿據，毋庸再付入門之費。

三十八 本總會每早六點鐘開門，款待會友，夜一點鐘關門滅火。惟臥房除經值董特行關照外，應於夜兩點鐘滅火。

三十九 凡會友公舉會友醜質會友，及客友均不得賞錢財與會中各僕從。

四十 凡會友公舉會友醜質會友及客友，不得申飭會中僕從。如僕從有錯，應具函致司書，由司書稟值董設法改錯。一面由司書將辦理情形回報具函之友。

四十一 凡各友有不願意之處，應具函致值董，或在司書房內登簿，應由值董查辦。

四十二 凡會內之酒及生熟菜蔬等飲食，除經值董已准外，不得送出會外。

四十三 凡會內酒及生熟菜蔬等項飲食，及他項應索價之件，應用值董隨時酌

定，將價單懸掛餐房內酒檯內。

四十四 每月底應將各帳總結於次月十五日之前，遣人往各處收帳。如至次月二十五日，凡未經清楚各帳，即應開明懸曉會內。庶各友或因出門或因事煩木得會帳者得知。如果至月底帳目仍未付清者，則未付清各友之名應開列作為濫帳論，不得復享總會利益。以結清之日為止。如逾期三月仍未會清，則應作出會論。

值董有隨時酌向某友令其將帳目結算之權。如其不從，即從此不得享用總會利益。

四十五 凡各友之帳目，如經值董酌定，即可每禮拜一總結。倘各友之中有不從者，即應按遵四十四條辦理。

四十六 如客友不能按章照付欠款，則原保及互保應認賠償。

四十七 凡各友願私行請客，至少應前一日關照司書。

四十八 凡無論各例之友，均可偶然請會外之客入總會用膳。至多不得逾三人。自夜七點鐘起以後，准帶領其友至總會中各處。惟下層打球房不得擅入。

凡各項會友願另房私行請客，應先請由司書商明方可。



四十九 凡各項會友傷毀總會各項器皿產業應照價加倍賠償。惟如查明實因偶然失慎所致則賠償之多寡應由值董酌定。

五十 除按遵四十八條不計外。凡各項會友不得引進生人入總會。惟投刺之客及觀總會制度之客不在此例。

五十一 凡狗不得帶入會內房屋。

五十二 凡會中所備各項書籍新聞紙張之類除經值董許可外均不得帶出總會。又一切告白書本著作除經值董許可外不得懸曉於總會之內。

五十三 打球紙牌棋等項戲具准在會內施用。

書庫及打球房

五十四 書庫及打球房應由值董選舉分董經手管理。

凡此兩項下所定章程應由分董擬稿再由值董酌定施行。

餐房

五十五 飲食價目應由值董酌定。懸曉總會之內。惟值董有隨時改訂章程之權。以便會友。

臥房

五十六 總會備有臥房。以便會友。所有章程開列於下。臥房六所。擬定費用每月不得少於洋銀四十元。應由值董隨時酌定。專備各友之用。或租一月。或久逾一月。均可。除經值董許可外。不得接連逾六個月。又除值董另行定價外。不得逾一年。另備臥房六所。專備非常川駐上海會友之用。如經向司書聲明即可租用一室。共不得逾十日之久。每日索費洋銀二圓。

五十七 凡請用臥室者。應在司書處具名。租費即自值董准可之日起計算。不論臥室已否佔用。

五十八 凡各友租用臥室。如非按月。則佔住之期不得逾十日。即行退還。惟如有他項會友請用臥房。則先佔者。照例應行退讓。

五十九 凡請用臥房。各位會友之名及請用之年月日。均登明簿內。簿存司書處。六十 凡會友因同會之友。行為可議。及爭鬪等事。一經聲明。即應由值董查究。判定是非。

罰款

六十一 凡罰款。應如下所開。

凡餐房及牌房。未經值董允許而開用者。每會友應按下所開數目照罰。

自早兩點鐘至三點鐘 洋銀伍圓

自三點鐘至四點鐘 洋銀拾圓

自四點鐘至六點鐘 洋銀拾伍圓

凡帶狗入會每次罰款 洋銀壹圓

凡將書籍新聞紙等項携出總會每次罰洋銀壹圓

凡各項會友均須按遵以上罰款

散會

六十二 如經常川駐紮上海會友四人中有三人公會公議公舉將此總會結算帳目並將總會產業概行更變即可散會

一 此項會舉須先行六個月期前發明此議懸曉各友方可舉行

二 此議應載於北中國每日報中或他項上海新聞報張中錄登告白六個月之久至少每禮拜須登一次

六十三 以上總會會章應行刊發各項會友即應遵守

上海西商總會司書押

上海西商總會會章終

迤南處藏中守兵力阻蒲君不准前行於是蒲君遂返尋故道繞出於藏都之北所經之區有高至離海平面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英尺者該處天氣異常寒冷以寒暑表測之冷度竟降至零度下十五度負載行李橐駝半皆凍死於道其未至死而凍不能行者亦祇可槍斃之而棄於道左然蒲君所歷之辛苦又不止此蓋彼向東前行沿途所經地方不獨盜賊充斥兼且無滴水可汲無柴炭可購即幸而購得亦所獲無幾不足以鎔化堅冰也迨行抵中國邊邑打箭爐後始獲少安遂乃前至雅安此城坐落於岷江枝河之上游嗣又由此處乘桴東下搭輪赴申至三月二十九日始至其地屈指前後遊程足有一年之久云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法人名杜德爾者道由俄之西伯利部前赴藏疆因天氣甚寒一路躑行艱苦備嘗不徒飲食時虞不給兼且滴水難求渴則飲以鹽水緣是同行諸人半皆中道病斃即所帶駝馬亦受盡困苦間遇糧食不濟時杜君每餉以餽餽等物直俟行抵哈薩後始得新鮮草料該處遊牧之民有穴居者杜君知數人焉嗣後由此處前赴廓塔為渡冬計并購覓餼糧以為來春進藏之用乃次年啟行過早積雪消融道途梗塞所計程期為所誤焉杜君進藏之道大致與坎雷君同至行抵基而阿江後所有携帶之駝馬皆患病道斃無一存者隨從人役亦各辭去不肯前

進。而杜君則不爲眾志所奪，決意前進。後爲一豎所纏，遂乃改道前往克什米爾。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又整備一切，向藏進發。行抵藏界，即爲藏兵所阻。斯時不徒天氣嚴寒，糧食之絕，兼之同行諸人，病死者甚衆，而進藏之請，允否又杳無定期。杜君於是取道喇貢，前往西甯。前女教士德樂亦曾取道於此，由甯至藏，雖途中備歷辛苦，而亦爲藏民所阻，未償其好遊之志焉。此法人杜德爾探藏之情形也。

美人名羅基爾者，曾由北京啟行，取道蒙古，繞出青海之南，所帶駝馬，凍斃者甚衆。職是之故，受累殊甚。據羅君云：此路奇險異常，至其地者，數可屈指計。當行經察哈廓沁時，峽間積雪甚厚，有深至三千尺者。雖巖崖高嶺，亦爲積雪所埋，蹤跡莫辨。行路者偶不經心，跌入其中，即影滅蹤消，無法可救也。

羅君行抵商邑時，土民拒之甚力，所乘之馬，又於渡江時淹死。隨從華僕二名，以道途險阻，過甚，辭而他往，並布散謠言。於是藏民各懷疑忌，而謂羅君所携之照相鏡，能變出無數人馬，所携之三角鏡，能顯地中一切寶藏云。由排倫以往，地皆低濕，間有數處，積潦深至二三尺者。行路者至此，跋涉維艱。羅君費盡心力，始得行抵喇門羅楚湖，乃又爲藏兵所阻，不得前進。後乃取道漳渡等處，以至巴塘，此乃中國邊地也。自此以往，行路較易矣。

羅君於地學會中宣言曰：僕遊藏時，爲饑寒所迫者，約兩閱月。此兩月中，時或畧得糧食，時或米粒全無，而又雨雪交加，身上各衣，濕透肌膚，行路之苦，恐無以復加矣。以上皆美人羅基爾探藏之大概情形也。

此外又有名利脫爾者，夫婦二人，前往探藏，雖途中受盡困苦，而所遇輒與諸遊者同，不得深入藏都，以償遠遊之志也。

朗奪君者，名士華德朗奪之孫也。往年至倫敦日報館，謂願承該館訪事人之職，前往探藏。該館與之議，謂如將探藏細情，准由該館刷印問世，則凡遊藏之費，概由館中供給。朗君然之，遂於三月中，啟程前往。臨行至日報館話別，并屬之曰：遊藏一事，殊非易易。余此次之行，能否得償余所願，正難逆料。諸君務秘密，不可輕言及此。若抵藏後，酌量情形，可將進藏程途，登入報簡，則即函知君等也。

朗君行抵藏界時，改易華裝，携二僕往進藏。過五十六站後，爲藏兵計擒，桎梏之，鞭撻之，並問以死罪。而朗君則全無懼色。於是大喇嘛乃困之以天平架。朗君脊背受傷甚重者，蓋即由此。

朗君所帶重傷，共有二十二處，因禁獄中計八日，其僕則監禁一十有八日云。朗君旋爲大喇嘛釋放。現在取道印度，遄返英倫，以受傷過重，務須靜養。故所有進藏細

情不克繕寫成文登入報章以供眾覽。

印報名睥睨者。聞朗君被難事。因論之曰。朗君被難情形。既已確實。則應如何詰問之處。似不可不早為定奪。然辦理此事。殊非易易。若西藏係文明自主之國。則英之政府。便可直將此事情形。行文詰問。責令將行兇之人。如期交出。按法懲辦。而今藏都乃中之屬邦。必欲如是辦理。當先咨照中廷。惟西藏距中較遠。北京政府。豈能遙制。且藏人罔知教化。即使中為詰問。彼肯低首認罪乎。然則為今之計。莫若即派大兵。前壓藏疆。毋須躊躇。至未派兵之前。若有好遊之士。欲進藏疆者。應勸其勿往。俾免再蹈朗君之覆轍也。

又有印報名早報者。載云。現有統兵官某君。聞朗君被難情形。大為不平。而自投於印政府。曰。若撥余以印兵一隊。余能進據塔喀庫。并自阿兜摩辣以往。奪地三百里。掃盡醜類云。觀此則邊釁之啟。正無已時。豈僅在沿海各處而已哉。秉國政者。當審之。語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今日辦理洋務之要道也。若待事已決裂。而思所以補救之方。則必至束手無策。坐待其斃。斯時也。即使忠臣孤憤。烈士死節。亦將奚救哉。噫。有富饒之土地。擁有四萬萬之土庶。而乃不思振作。甘受異類之欺侮。是天下之無恥者。莫若斯也矣。曠覽時局。不勝憤懣。因譯藏事。遂畧及之。讀此者。其勿

識我沾染洋習也可。

英國威思德敏思倫讀書堂章程

江蘇陳貽範譯

英國各城邑。皆設有讀書堂。由邑董經理。每日清晨九點鐘啟門。至下午九點鐘止。堂中所置各書。雖不能備。然於寒士之好學者。未必無大裨益。此泰西各國理內之善政也。今特將威思德敏思倫讀書堂條規。譯列於下。

一本堂共派總董一。管書副董二。所有堂中各書各器具。及堂中應辦各事宜。皆由總董經理。如有錯失。亦惟總董是問。

一本堂總堂設在大鐵匠街。分堂設在功臣橋。除禮拜日。耶穌得道日。耶穌降生日。暨銀行停工節期外。每日至九點鐘啟門。至下午九點鐘止。倘遇有節期。應行停歇之處。由本邑邑董隨時酌核辦理。

一本堂所有藏書處。閱書室等處。皆任人前往。不取分文。

一凡醉漢及衣飾不潔淨者。皆不准前往。其已准前往者。亦不得在該各處任意用膳喫煙。及種種作踐之處。堂中總董。如見有人携犬前進閱書室。當即遵諭禁止。

一凡閱書人等。如欲披覽何書。即將書名填明取書票內。前呈管理借書所。或管理書目處。以憑領書。領得書後。即在閱書室披覽。不得託故携出。此乃在堂閱看與下

一凡本邑內輸納各項捐款之人皆得前往管理借書所借書閱看惟須具保單一紙備一輪納捐款者簽名於末其不輸納捐款者亦准前往借書惟須備二人作保其不輸納捐款而又不住居本邑者則不得往借至借書保單可隨時向本堂索取

一凡向本堂借書須將姓氏執業住址註明號簿以符定章

一凡本堂借出各書自借出之日起務須於兩禮拜內交還月報於四日內交還季報於六日內交還如有不遵此例而拖延時日者每日即罰銀一本士倘所限交還書報之期適逢禮拜日或逢各項節期本堂應行停公之日則該借書者可於次日交還過此即作過期論照例議罰借出之書如非常用之書則凡借該項書籍者若於借後兩禮拜內尚未讀完可携至管理借書所申明緣由懇請展緩限期惟借書之人若於應行交還期內而不即行交還則人之來借該項書籍而不得者未免掃興此項情形請本堂借書諸君常念及之

一凡借書諸君若已向總堂借書不得再往分堂借取惟借書者如果確遵以上章程則其所領閱書憑單可向兩處行用

一凡借書者如所借之書係常用之書則恐來借時或已借出是未免大失借者之希望本堂現擬凡借書諸君如借常用之書可將書名多開幾種至少亦須開列十

二種若是則此書若已借出本堂可按照所開次序將他書應命至所開書名卷數務須從詳庶藏書處執事諸人較易從事而於借書諸君亦較方便又所借出之各書一日只得調換一次不得過度

一凡借出之書若於交還本堂之日即有人前來借取倘該人並非前借之人則即憑票發交若來借時該書業已借出當請借書者留下住址俟該書交還日由本堂關照該借書者應於得信之當日即行前往領書

一凡借書者於借書還書時務須親至本堂倘實不便前來可派一誠實可靠之人信其愛惜書籍不肯糟蹋者前來借取倘所派之人不甚潔淨又不似愛惜書籍之人則本堂管書者例准不借

一凡來借書閱書者本堂一視同仁按蒞堂之次序定給事之先後

一凡來借書者須將借書憑票呈堂查驗

一本堂藏書處不得闖入架上各書亦不得擅取

一凡借書閱書者於還書時務將該書交與管書者或帮理管書者不得按置櫃上或轉借他人

一凡借書者之住址及保人等如有更換情事應即報明本堂違則立將借書憑票示

銷燬

一凡本堂借出之書務須愛惜不得擅將書角翻折亦不得擅自圈點

一凡借出之書若面上所貼之號目有磨抹等情立將借書者所執之憑票銷燬

一凡來借書者一時不得支借兩書倘查有此等情事即將憑票銷燬

一凡借書者所執之憑票如有遺失情事則凡本堂所憑該票借出之書皆惟原手

是問至失票情事報明本堂後本堂可再發給新票惟失票者除擔認以上載明之

責任外又須罰銀三本工

一凡借書者若遷移他邑或不前來借書則所領憑票應即呈交本堂以便銷燬

一凡借出之書於交還時由管書者仔細查驗如有損傷情事即向借書者或保人

等索償書價或索賠新書如索賠新書則所傷損之舊書應於呈交新書時發交賠

書者收執

一印出之書目單可向本堂藏書處購取其新出各書亦印有目錄發存藏書處以

便翻查

一本堂藏書處置有條陳事宜簿一本倘借書閱書者之意中如有應置之書可將

書名登記簿內由本堂核辦

銀三千兩 問何船未保險 答甯州 問該船保險銀一千兩何往 答信

隆已借一千兩而保險單迄未送來 問扣除三千兩又算入借款是此款爾

要兩次 答一千兩將伯恩六月初九取去其銀應存在我處憑保險單來取

保險單既未送來自應算入借款 問爾借給信隆之款爾亦能算入信隆帳

上否 答其銀我借給信隆 問如結帳爾是否應向蔣伯恩取銀 答年底

結帳如買辦少信隆之錢應由伊理直我借之銀係借給信隆非借給買辦總

之船上所購之物若差船所需者我認帳如商船所需與我何涉 問蔣伯恩

借款亦在蓋戳簿中否 答否 問鋼絲繩數及江甯船底板價爾收入信隆

帳否爾所收之租銀及借給信隆之款爾稟督憲否 答我借出銀數及所收

保險銀均曾具報 問甯州開赴香港是否因爾不肯結帳 答甯州開赴香

港後始行扣船 問爾所認帳之五千兩何因不付信隆 答信隆並未開實

帳來其索款係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 問既未開實帳爾何以稟督道台爾

認帳五千兩 答兩造之帳我均須具報 問甯州未開赴香港以前曾道台

是否曾去見英領事 答我想是去 問甯州未開赴香港以前曾道台

將各船變賣以恐嚇爾否 問爾去否 答否 問江甯未扣以前原曾登報

以爾大不以為然 答此兩電係徑稟督憲與我不得知 問爾所認帳之

士何以不先來知照 答自發電並告以係後不得如此聞邊與爾不合邊說係

多我未問 問該電爾是否係邊說 答是 問邊說此電爾到行閱後始發

發票否其電燈價固有所謂何事然發之說係邊說我問爾所認帳之六千兩有

江甯船所用 答確是江甯船所用 問信隆送清帳四本爾何以未令填注

日期及簽字蓋戳 答確是江甯船所用 問信隆送清帳四本爾何以未令填注

道台扣船之後所書 問邊赴領事署時爾曾否在商議兩船之時所書 答在曾

船應付之價 答我去收船未接信之前何必議價 問爾想半點鐘功夫

其肯交還船否 答我不知我奉督道台之命去收船 問爾想半點鐘功夫

內能算出二萬五千兩之數 答我午前十點鐘去信係晚上送來 問至

此中西官退堂訂八月十六號九點半鐘復審 以上第二十七文會審

可字書官印

111

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十九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威律師復盤問徐委員曰：送赴奧領事署未簽之合同，爾已尋得否？答：尚未尋得。問：爾之姪是否係由中帳房司事？答：僅數日因病回家，其時尚無轉轄。問：爾姪是否曾由買辦支票發給？答：是。問：送赴奧領事署之信，爾從未見過，答：後來妻曾提及，我始知之。問：爾未寫督憲，答：稅司信爾說爾從未見過。問：其船並非因致稅司之信而扣，答：扣船係因甯州開赴香港，該船報開烟台，私赴香港，致我起疑。問：上海道商辦，問：道台來否係此信所致？答：扣船非我所知，係道台與上海道商辦。問：道台來案，質證否？答：我不知，郭委員在此可以質證。問：爾既不知稅司之信，又未允許二萬五千兩之議，何以肯收二十八號一千兩之借券？答：一千兩之借券，款與扣船毫不干涉。原告稱窮告貸，言明事後將銀歸還。問：爾說甯州到港先報信者係信隆，答：是。問：八月二十四號，係爾聞信之日，爾豈能一聞甯州於八月十八號由紅浮錨處開行，其差船係何名？答：我不知，非兵船即甯州報知甯道，我聞信即赴香港詢問。我疑如先曾報赴香港，則事又當別論。問：將江甯開赴製造局，爾亦在場否？答：扣船之事，郭委員知之，爾可問之。問：爾曾函致信隆謂上憲將扣伊之船，答：我寫此信，因籌防局惟我寫法，而爾信謂中說督憲將爾申斥。答：督憲並不責我，亦不允我，只得如此。是問：爾向信隆要帳，信隆不交，請調停不許，請歸公評，亦不允我，只得如此。寫法，而爾信謂中說督憲將爾申斥。答：督憲並不責我，亦不允我，只得如此。之船何以收不回，答：非我在鎮江之新福建，及在上海之武甯江甯各船是否伊不知。威律師盤問畢，担律師請傳郭委員問曰：爾在籌防局所司何職？答：專司稽查船上機器及礮台之職。問：各船員問曰：爾在籌防局所司何職？答：三月間奉籌防局飭知，斯駕新三船業已出租，進焉修畢，即須交租戶駕駛。我廠之人與寶勒徐委員乘納等，同至新福建船塢，緣駕斯兩船在臺灣時，曾閱各須送入塢查驗船底，方能估修。至機器三船均須查看，我告知寶勒船塢管輪均係華人，伊將僱西人以易之否？寶勒答：以欲保險，必須用西人。我又說：驗船伊可多派一人與桑納會驗，並謂別人可不論何時開除，惟管輪總須熟悉船上機器。

情形後甯州送入耶松船塢，甯甯人祥生之塢，桑納細驗汽鍋機器，並督看船底。後開單具報，我即令祥生耶松照單估修，並屬以我如不在上海，該廠可將估修單送徐委員處，初桑納開單內有數項，如銅蓋及風箱之類，我與之熟商，後刪去未修。桑納之意，風箱既不修，可卸去，我不允，恐將來仍需用也。至銅蓋，需價甚鉅，如必須修，須隨後再修，亦無不可。各船裝貨少而爐煙甚多，除長江外，在別處往來裝貨，不能獲利。問：汽鍋原有蓋否？答：向用之尚有，小件兩項，亦向桑納始刪去。問：係何件？答：記不真，無無關緊要之件。後甯州交耶松修，新福建武甯交祥生修，而監修係桑納專職。伊天去看親自入銅查管，久後徐委員來信謂信隆函稱武甯因汽鍋漏水，不能開行等語。我次日即至桑納處，問以故桑納說汽門並無恙，伊先一日已驗過，並謂進人孔門確有漏處。此因信隆之人不知關閉之法，云云。問至此，威律師忽患病請中西官退堂，以上第二十八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七月二十日，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威律師曰：我接武甯管輪歐子勃來信謂信隆欲伊作見證，非問官或韓總領事傳案，伊不來。他日即來案，必秉公供說，不顧兩造損益云云。蔡道台曰：歐子勃應來案。担律師請傳瑛革爾哈問曰：爾在何船？答：在禪臣行之南洋輪船充大副。問：爾是否先在信隆行之新福建船充大副？答：是。問：上船去收船是否？答：是。問：與舊大副同去？問：何日？答：在六月間。問：泊何處？答：在祥生廠碼頭。問：修已畢？答：上船一二日後，尚有稍須整理之處。問：然修工已竣事？答：是。問：船何日開？答：約六月十號，然記不真。請問日記簿當將六月一號所記讀出。問：所記確否？答：確。問：收船之後，未開行以前，邊曾取分文租銀蓋華人所交涉之二人，係上海最大之流氓也。問：此在船未開以前乎？答：是。担律師問畢，威律師盤問瑛革爾哈曰：尚有他語比爾已說者尤甚否？答：無。問：爾曾否被信隆訟輸？答：有之。問：船上有繩索否？答：有。問：破爛然尚可用？問：爾尚有他繩從何而來？答：不知在麥邊碼頭傍得之。問：自何處開行？答：自武甯旁開至麥邊碼頭，係僱船拖。答：否。本船自蒸汽開去。問：六月一號後，祥生廠人是否在船上數日？答：修工已竣，惟尚有應整理之件一二處。問：桑納何時上船？答：我未見。威律師盤問畢，担

律師重問郭委員曰爾昨所未供完之言今盡續述 答系納與我同至信隆  
見寶勒邊列士亦在桑納提及進人孔門邊說此係小事我問寶勒何以去信  
彼答以伊未寫條與爾爾甫所為我邀爾問爾答信確伊所寫然事屬無關緊要  
二日後我在德興船廠上在即松廠相近見武甯機器房內冒汽我即借小輪駛  
赴船上見寶勒問何冒汽若此寶勒答以仍進人孔門為患我問船主絞盤如何  
答無恙是日船泊三菱公司碼頭二日後我見武甯用船拖走問以故寶勒以  
伊非管輪不知細底大約係管子漏水我乘車去途遇桑納問何往桑答赴耶  
松我以武甯問之伊答清晨前去查驗汽門有壓力一百四十磅然驗尚未畢  
並謂有汽從進人孔門滲出然此係管輪之事與伊無涉二日後我見徐委員  
告以船已開去徐答伊已知之並謂信隆幸招三管輪黃德順上船始得開動  
嗣我遇此人問以如何開動伊說信隆邀伊上船查看伊應招而去見正管輪  
彼稱機器均好惟汽鍋有病伊即查看見進人孔門係用圓象皮填塞未妥當  
告正管輪向用紙塞仍須照舊為是彼照辦乃開行 問扣江甯事爾知之乎  
答六月二十我在南京曾道台接信隆信索銀二萬五千兩請將兩船退租  
道台接信後令我同來滬上既到與曾道台赴英領事署查問邊列士是否係  
英民合同是否曾在英領事署簽字道台聞信隆將開歇甚驚異謂信隆請退  
二船何不四船并退并問我甯州何往我告以赴烟台道台不信謂無貨無客焉  
能開烟台派舊船至袁君探聽某日我遇前甯州管駕曾君據說聞諸怡和之  
人見甯州在廈門向香港進發曾道台聞之問以故我答甯州或由烟台裝兵  
赴粵道台不信嗣我聞甯州已到香港故道台飭徐委員查探開赴香港之故  
詢據信隆來信送呈道台開後道台甚為焦灼以香港係英屬並問何船現在  
口內我答以武甯江甯二船武甯雖已遭損不能開動然江甯即將開赴漢口  
道台恐該船亦開至中國境外乃請上海道飭令海關不准將船放行 問扣  
船曾用勢否 答江甯泊在江中汽已蒸足曾道台恐其開行飭令蚊子船兩  
艘泊在船旁小心看守並傳諭不可上船若見兩船蒸汽可速來通知後蚊子船  
船主果見江甯船上蒸汽立即知照理船廳上船查問係恐船運動鎖鍊此  
外我不知情 問甯州在香港爾曾聞有變賣之舉乎 答曾有所聞然無確  
據某日有一素不相識之粵人李姓前來請見謂來自香港聞信隆欲變賣在  
港之差船我告以此船僅租與信隆不得出售彼又謂各船信隆有典押之意  
我問以信隆要售若于伊說八萬兩 問江甯開至製造局與爾相涉否 答

某日我在三菱公司碼頭遇江甯船主稱船上人向伊要薪工伊請領未得並  
謂難付薪工伊將以船歸之我告不能整付嗣後船主又來見我稱已見疑同  
商曾道台決意開銷船上之人將船開至製造局派洋三四十元方能付清經稟  
費於兩造均有裨益當與該船主商定次晨我上船船主即起鋪升旗招拖船  
而寶勒來船大開我即離船 把律師問畢 威律師盤問郭委員曰爾知機器  
否 答知一二 問各船是否曾登告白出售 答是 問駕斯兩船是否久  
未開動 答常裝散勇一船先回滬候兩船到始行出租 問然故告白時  
兩船是否均停泊在滬 答我不知其詳細兩船本在臺灣因倭釁故始撥來  
南洋 問在臺灣時曾擱淺否 答曾擱淺然即修好在另換新板撥來南洋後  
香帥即令開赴北洋裝開平所出之煤故未久停曾在天津裝四百噸赴漢口  
然船大而裝貨少殊不合算 問新福建是否香帥之船 答係南洋兵船  
問汽鍋上有蓋否 答有 問燒煤多寡是否視蓋之好否 答是 問爾與  
桑納所談進人孔門之事何以未盤問邊寶及龔 把律師謂威律師曰何以  
未盤問郭委員焉能知之爾應問我 威律師曰我問郭委員聽伊回答可也  
但律師曰何以未盤問之故祇有我 威律師曰我問郭委員聽伊回答可也  
屬無恙何以驗單內所載壓力太減 答我不知我言我所知據桑納所說伊  
驗用壓力一百五十磅而進人孔門填塞之物即碎裂 問爾與黃德順所談  
事均就如在上海伊必可到案 把律師曰問黃德順現在丹國船上赴南洋  
巡修電線我已函詢電局總辦可否設法將黃德順送回上海 問曾道台赴  
英領事署時是否甯州開赴香港以前 答我想是 問爾見韓總領事否  
領事署不過探問合詞爾到領事署後既不滿意何以不即涉訟 問甯州走若  
千英里 答好煤走十四英里壞煤走十二英里 問怡和尋常船速率爾知  
否 答知 問如怡和船自甯州見壞煤走十二英里 問怡和尋常船速率爾知  
之遲速如何約兩日 問爾何以向曾道台說甯州或由烟台裝載散勇開赴  
廣東 答以慰其念 把道台常探問不已 問甯州如何由真開赴烟台爾想亦將  
被扣乎 答未必被扣 問該船未遇甯州以前爾為何疑且甯州開香港正在商  
何以詢問甯州下落 答因船上無貨無客致人起疑且甯州開香港正在商





